

[美]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著 张翔 译

洛丽塔

L o l i t a

Viadimir: Lolita

Yuanfang Publishing House



I712.45

2001/01

N

〔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洛丽塔

张翔 译

远方出版社

目 录

第 一 部

1	(3)
2	(5)
3	(7)
4	(9)
5	(11)
6	(17)
7	(21)
8	(23)
9	(31)
10	(35)
11	(41)
12	(57)
13	(59)
14	(65)
15	(69)
16	(73)
17	(77)
18	(83)
19	(89)
20	(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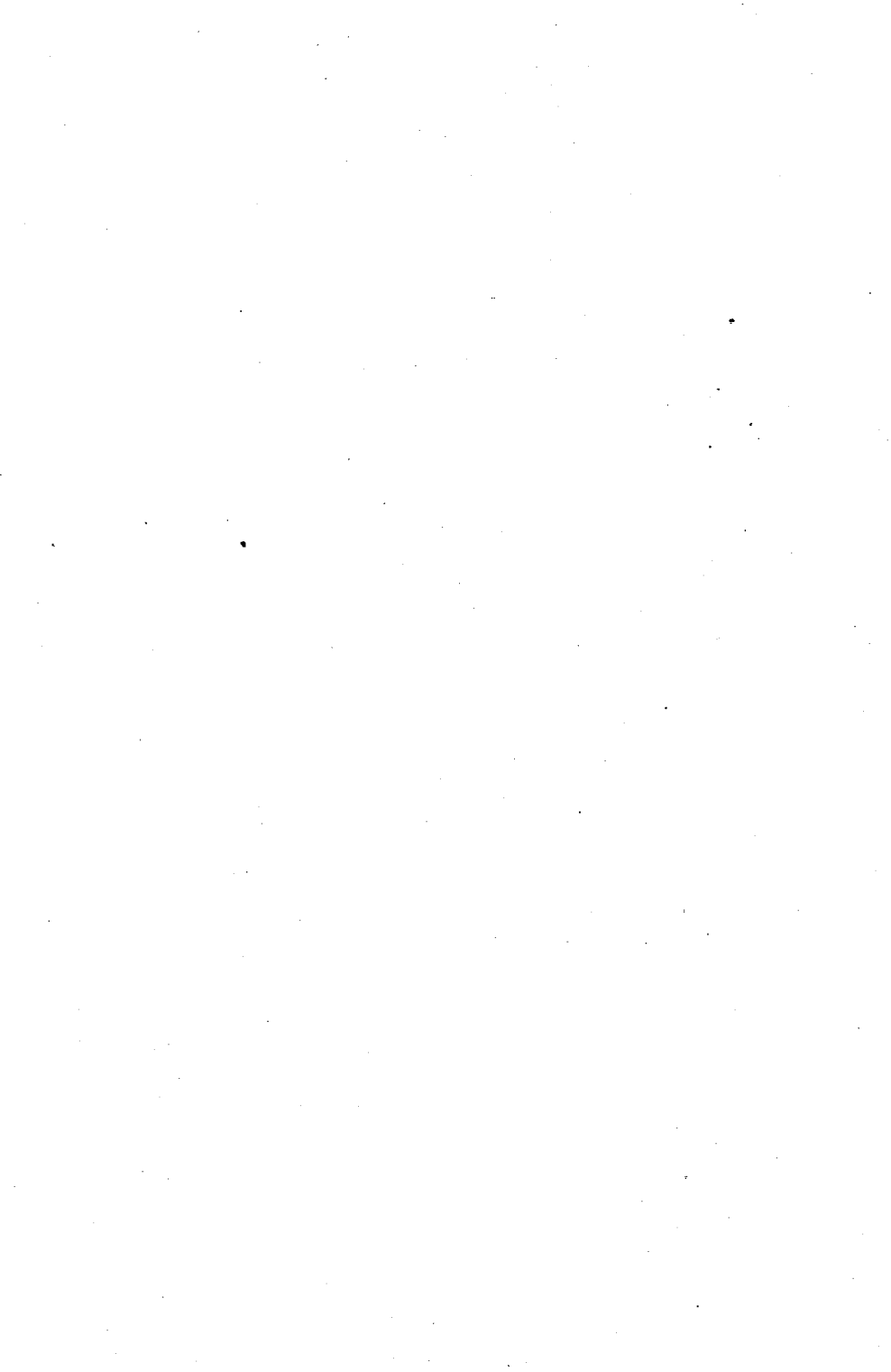
21	(101)
22	(105)
23	(109)
24	(115)
25	(117)
26	(123)
27	(125)
28	(141)
29	(147)
30	(155)
31	(157)
32	(159)
33	(167)

第 二 部

1	(171)
2	(181)
3	(193)
4	(203)
5	(207)
6	(209)
7	(213)
8	(215)
9	(221)
10	(225)
11	(227)
12	(233)
13	(235)
14	(239)

15		(245)
16		(247)
17		(253)
18		(255)
19		(261)
20		(271)
21		(279)
22		(281)
23		(291)
24		(297)
25		(299)
26		(303)
27		(309)
28		(313)
29		(317)
30		(331)
31		(333)
32		(335)
33		(339)
34		(345)
35		(347)
36		(361)

第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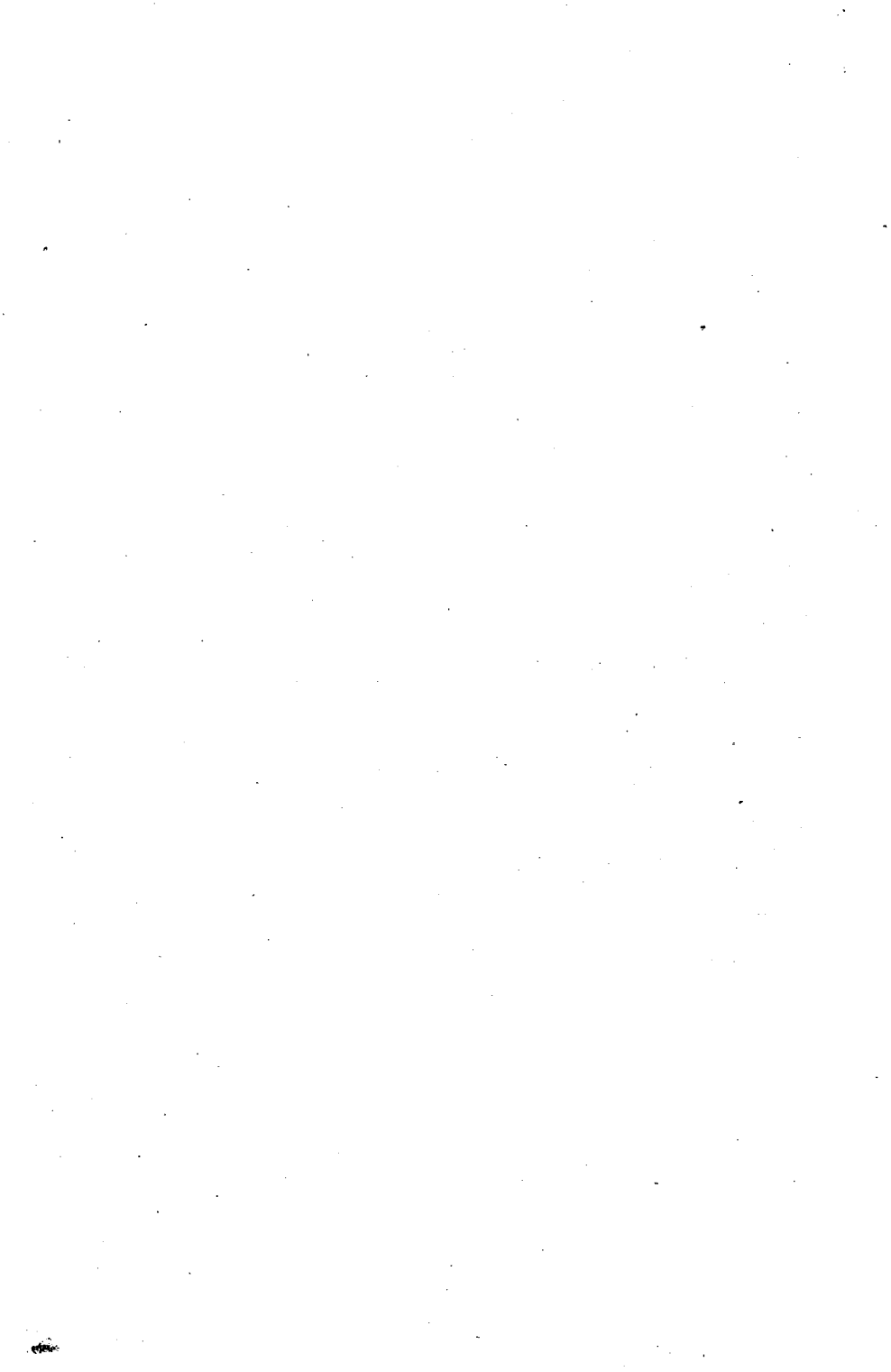
1

洛丽塔，我的生命之光，我的欲念之火。我的罪恶，我的灵魂。洛——丽——塔：舌尖向上，分三次完成，自上颚往下轻轻地落在牙床上。洛—丽—塔。

早晨，她是洛，穿一只袜子，身高四尺十英寸，普普通通的洛；穿上宽松裤后，她是洛拉；在学校她是多丽；正式签名时她是多洛雷斯。回到我的怀里，她永远都是洛丽塔。

在她之前我还有过别人吗？是，确实有。事实上，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洛丽塔，要不是我在那一年的夏天爱上了一个女童，在海边那片王子的领地。那是什么时候？洛丽塔还要多少年才降临人间，那年我的岁数就是多大。你完全可以期待一名杀人犯的妙笔生花。

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第一件证物正是被六翼天使，那位被误传的、简单的、羽翼高贵的六翼天所嫉妒的。现在就让我们看一看这一段纠缠不清的痛苦心史吧。



我于一九一〇年出生在巴黎。我的父亲是个绅士，平易近人，他是个种族大杂烩：瑞士公民，法国、奥地利混血，血脉里还流着少许多瑙河的水质。我马上会给各位传看几张颜色漂亮、光滑碧蓝的照片明信片。他在里维埃拉开了一家豪华酒店。他父亲和他的两位祖父曾分别经营过葡萄酒、珠宝和丝绸生意。在三十岁那年他娶了一位英国女孩子，登山家吉约姆·丹恩的女儿，两位多塞特牧师的孙女，这两位专开冷僻科目——分别是古代土壤学和风奏琴。我那位特别上镜的母亲死于一次意外事故（野餐、雷击），那年我才三岁，因此，除却存留了黑暗过去的一小袋温暖，在记忆的空间和幽谷中，她一无所在——倘若你还能忍受我的文体——我记忆中童年的太阳已经从记忆的空间和幽谷中沉落：你们当然都知道阳光消逝后芬芳的余辉悬浮在茂密的灌木丛周围，或突然被漫步者闯入践踏；山脚下，夏日的黄昏中，小虫在飞舞；那是一种柔软的温暖的金色的小虫。

西贝尔，我母亲的姐姐，同我父亲的一个远亲结了婚，后来又被抛弃，就到我们这个近亲家中当无薪酬家庭教师兼女管家。有人后来告诉我她一直爱着我的父亲。他在一个雨天，轻松地占有了她，雨过天晴之后又把这件事给忘了个一干二净。我非常非常喜欢她，尽管她的某些规矩过于严厉——近乎无情。或许她想充分地利用时机，把我培养成比父亲更出色的嫖夫。西贝尔姨妈长着一双带粉红色晕圈的青色眼眸，蜡白的面色。她写诗，简直对诗虔诚到了迷信的地步。她说她知道我十六岁生日过后她就会死，结果竟然应

验了。她的丈夫，一位香水旅行推销家，大部分时间都在美国，最终总算在那儿建立了一家公司而且购置了一份房产。

我长成了一个快乐、健康的孩子，在拥有插图本图书、柔净沙滩、橘树、友善的狗、海景和微笑面孔的明亮世界里长大了。在我周围，宏伟的米拉娜饭店就像一个私有宇宙在转着，如一个粉白白的宇宙体嵌在更大的、外围熠熠闪光的蓝色宇宙中。从系围裙的擦锅工到穿法兰绒的权贵，人人都喜欢我，人人都宠着我。美国老太太像比萨斜塔似的倚在拐杖上看着我，付不起父亲账的破了产的俄罗斯公主给我买高档糖果。而他，我至亲的小爸爸，则带我去划船、骑车，教我游泳、潜水和滑水，给我读《唐·吉珂德》和《悲惨世界》，而我崇拜他、尊敬他，为他感到荣幸并偷听仆人们在谈论他的各类女友，那些美丽而好心的尤物，她们没少利用我，又为我有幸丧母而啜啜不休洒上一把难得的眼泪。

我上过一所英国学校。学校离家几英里远，我在那儿玩拍球和手球游戏，读书的分数上佳，师生关系良好。我能记得在十三岁以前（即第一次见到我的小安娜贝尔之前）发生过的确切性行为是：一次在学校的玫瑰园里同一个美国小男孩讨论青春期突如其来的问题，讨论是严肃的、有礼貌的和纯粹理论性的。这孩子的母亲是一位当红的电影演员，连小男孩自己也很难在三维空间里见到她。还有我的身体在看到皮雄那部浩繁的《纯美人》一书中的照片时，珍珠和阴影，无限柔软的幽径产生了一些有趣的反应。那书是我从饭店图书馆那一堆大理石围着的《制图学》的书山下偷拿出来的。后来，父亲以他贯有的喜悦又洒脱的态度教给我所有他认为我应该知道的性知识。这是在一九二三年秋天送我去里昂一所公立中学之前（我们将在那儿呆上三个冬天）。但请注意，就在那年夏天，他和R夫人及她的女儿到意大利旅行去了，于是再没人听我倾诉，也没人给我点拨了。

安娜贝尔，跟我一样，也是个混血儿。不过她是一半英国人，一半荷兰人。如今，对她性格的记忆已远不如几年前、认识洛丽塔之前那么清晰了。视觉记忆分成两种：一种是睁着眼睛，在你自己的大脑实验室里技术性地复制一个意象，另一种是你闭上眼睛，在眼睑遮暗的内壁里，你忽然记起那个物体，完全是视觉所复制出的一张可爱面孔，一个浑身披满自然光泽的小精灵。

因此容我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严肃地描述一下安娜贝尔，她是一个比我大几个月的可爱的孩子。她的父母是我姨妈的好朋友，也像她一样枯燥乏味。他们一家在离米拉娜饭店不远的地方租了一幢别墅。秃顶、褐黄皮肤的利先生和肥胖、脂粉浓厚的利夫人——我是那么厌恶他们！起先，安娜贝尔和我只谈些周围的事，她不停地捧起满手细沙，又让它们顺着手指间流下去。我们把头脑的音调稳定在适应当时那些聪明的欧洲儿童的程度，我现在怀疑是否该分配一些个人的天分到下面的兴趣上：我们对芸芸众生的世界的兴趣、对极富竞争性的网球的兴趣、对无限大的空间的兴趣、对唯我论的兴趣，等等。引起我们同样强烈痛苦的是幼小动物的柔软和脆弱。她想到某个忍饥挨饿的亚洲国家去当护士，我则想作一名出类拔萃的间谍。

就在一刹那，我们疯狂地、笨拙地、毫无羞怯、痛苦异常地相爱了；同时也是无望地，我必须补充说；因为相互占有的狂乱只有靠实际吸吮、融合彼此间灵魂和肉体的每一分子方能平息下来。但

我们，甚至不能像贫民区的孩子轻易就能找到在一起的机会。一天晚上，我们不顾一切地实现了在她家花园里幽会的企图以后，我们的秘密活动就被限制在海滨浴场熙攘的地方、听力不及而眼力所及的范围之内。距离大人们几英尺远，在软绵绵的沙地上，我们整个早晨都仰卧在那儿，带着勃发的欲望，利用时间和空间任何一个天赐的良机相互触摸：她的手，半埋在沙里，也会慢慢地移向我，修长的褐色手指梦游般越靠越近；然后，她乳白色发光的膝盖就开始一次小心翼翼的旅程；有时，别的孩子们在沙滩上建筑的堡垒，能完全掩蔽我们摩挲彼此咸腥的嘴唇；这种不完整的接触把我们健康但却毫无经验的稚嫩身体驱向兴奋的状态，即使在凉凉的海水中，我们仍然互相紧拉着手，无法解脱。

在成年浪游岁月里丢失的诸多宝物中，有一张我姨妈照的快照，照片上的是安娜贝尔、她的双亲和老成持重的跛脚绅士——库柏医生，围坐在路边咖啡馆的桌边；医生在那年夏天曾向我姨妈求过婚。安娜贝尔照得不好，因为她正好在专心致志地对着一杯巧克力奶时被拍了下来，她裸露、瘦削的肩膀和头发的分缝是照片上能辨认出的一切，阳光模糊了她那份沉迷的可爱；而我，则在远离他人的地方坐着。表现了一种戏剧性的凸出：一个阴郁、面露愠色的男孩，穿一件暗色运动衣和一条裁剪得体的白色短裤，双腿交叉，侧身而坐，眼观旁处。这张照片摄于那个毁灭性夏季的最后一天，而且正是我们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做抗拒命运尝试的前几分钟。在找了个很不充分的借口后，我们逃出咖啡馆，在海滨找到一处荒无人烟的沙地，那儿有一堆用红石头垒成的洞穴，在它蓝紫色的阴影里，我们贪婪地抚爱着，不知谁失落的一副太阳镜就成了我们惟一的见证。我跪着，正要占有我的爱，两个胡须髯髯的洗澡的人，以海为生的老人和他的兄弟走了过来，嘴里嚷嚷着猥亵的鼓励话。四个月後，她在科孚死于伤寒。

6620 1379

11月
20-309

修改:

4

龙子治到秋 505

我一次又一次地翻看我这些悲伤的记忆，并不住自问，是否在那个遥远夏日的光辉中，我生命的缝隙就已经开始出现；或者对那孩子的过度欲望只是我与生俱来的奇癖的首次展示？当我努力分析自己的欲念、动机、行为和一切时，我便沉湎于一种追溯往事的幻想，这种幻想变化多端，但却培养了分析的天赋，并且在我对过去发狂的复杂期望中，引起想像的每一条道路一再分岔无穷无尽。但是，我相信，就某种魔法和命运而言，洛丽塔是安娜贝尔的继续。

我也知道安娜贝尔的死引起的惊骇更加深了那个梦魇般夏天的挫折，成为我整个冰冷的青春岁月里任何其他浪漫韵事的永恒障碍。我们的精神和肉体融合达到了至善至美的境界，这种境界远非今天那些阅历浅薄、头脑简单的年轻人所能理喻的。她死后许久，我仍能感到她的思想在我的灵魂内浮动。我们比较过彼此的日记，我们发现了奇异的相似处。我们认识以前很久，曾做过相同的梦。同年（一九一九），都在六月，一只迷途的金丝雀飞进了她的房间，有一只也飞进了我的房间，那可是在遥遥相隔的两个国家里。噢，洛丽塔，你是否也如此地爱过我！

关于我的“安娜贝尔”时期的结束，我隐匿了其中我们第一次不成功尝试的记述。那天晚上，她骗过了家人恶意的监视，在别墅后面一片神经质的、叶片柔舒的含羞草丛中，顺着一面断墙矮垣，我们找到一个可以隐身的高台；透过暗夜温柔的树木，我们能看见亮着灯的窗户上斑驳的图案，那图案被记忆的彩色墨汁重新唤起，

像纸牌一样现在就浮现在眼前——因为推测到我们的对手正忙孟打桥牌。她颤抖着，痉挛着，我吻着她张开的唇角和火烫的耳垂。一群星星挂在我们头顶，在细长树叶的剪影中闪着幽暗的光；那充满生命力的天空赤裸着，像她轻软薄裙下的身体。我在天空里寻见她的脸，异常清晰，仿佛发放着它自身微弱的光焰。她的双腿，她可爱、活力十足的双腿，合得不很紧，当我的手放在想要寻觅的位置上时，一种梦幻般怪异的表情，半是愉快，半是痛苦，呈现在两个孩子的脸上。她坐得比我稍高一点儿，每次当她兴奋若狂时便前来吻我，她的头梦幻般轻柔地、微微倾斜，那动作几乎是哀怨的，她裸露的膝盖紧紧夹住我的手腕，随后又松塌下去，她的颤栗的嘴扭曲了，像是受了一种神秘药物的刺激，吸一口气朝我的脸颊靠过来。她上来后便企图用她那干涩的唇摩挲我，极力去摆脱那爱的痛楚，而后我的爱又会躲开，头发神经质地一甩，接着再次幽幽地靠近，让我的唇塞满她微张的小嘴，我已准备好把一切都慷慨地交与她，我的心、我的喉、我的五脏六腑，我把我感情的宝杖交给她，让她握在她笨拙的掌中。

我想起了某种脂粉的芳香——我相信这是她从她母亲的西班牙仆人那儿偷来的——一种甘甜而又清淡的麝香香味。这香味和她身上的乳酪香混在一起，我的感觉突然间被充满了；附近灌木丛倏然传来一阵骚动才未使它们横溢出去——我们立刻彼此分开，疼痛的心注意到刚才可能是一只偷食的猫。这时屋里传出了她母亲呼唤她的声音，高昂的音符在不断升高——库柏医生笨重地踱到花园里。但那片含羞草丛——朦胧的星光、刺痛、情焰、甘露，以及痛楚都长驻我心头，那位拥有海滩日晒过的四肢和火热舌头的小女孩儿，从此便令我魂牵梦萦——直到，二十四年以后，我将她化入另一人之身，才彻底破除了她的魔力。

我一回首年轻的时光，它们就像反复出现的苍白残片，一阵风似的都飞走了，就像火车上的旅客在清晨见到的一阵废卫生纸的风雪尾随在游览车厢后盘旋一样。就我和女人们正当的关系而言，我是实际的、幽默的、轻快的。作为一个大学生，在伦敦和巴黎，应招女郎对我就足够了。我的学习过于琐碎，非常紧张，尽管并不特别有成绩。最初，我计划像许多不知足的才子一样，拿个精神病学的学位。但我比这还更不知足。我压力过大，一种特殊的疲惫感出现了。于是我转向了英语文学，这一学科里诸多失败的诗人最后都成了穿苏格兰呢、抽烟斗的教师。巴黎适合我。我和流亡者们大谈苏联电影。我和同性恋者一起坐在“双猴”咖啡馆里。我在冷僻的小报上发表歪歪扭扭的小品文，我还创作模仿他人风格的打油诗：

……冯·库普小姐

或许会转身，把她的手放在门上；

我不会跟随她，也不跟随弗莱斯卡。亦不跟随

那只鸡。

我的一篇题为《济慈致本杰明·贝利信中的普鲁斯特式主题》的论文，有六位或是七位学者读了，都咯咯地笑了起来。我为一家著名的出版公司完成了《英国诗歌的历史缩影》，然后着手为讲英语的学生编写法国文学手册，这项工作占去了我四十至四十九岁之间的

所有时间——在我被捕时，最后一卷即将出版。

我找到一份职业——在奥托伊教一个成人班英语。而后一所男校聘用了我几个冬天。偶尔，我也会利用一下我在社会工作者和心理医生中的泛泛之交，让他们陪同去走访各种机构，比如孤儿院和管教学校。那里，快进入青春发育期的女孩子，面色苍白，睫毛乌暗，被人端详却全然无视，直令我想起了那个梦赐的女孩。

现在我想介绍一种观点：在九岁和十四岁年龄内的一些处女，肯定会对一些着了魔的旅行者显示出她们真实的本性，不是人性的，而是女神般的。而这些被选中的小生命，我准备把她们命名为“小仙女”。

显然我是用时间的概念替代了空间概念。实际上，我是想让读者把“九岁”和“十四岁”作为界限——如镜的沙滩和玫瑰色的岩石——一个到处出没着我的小仙女们的幽灵的魔岛的界限，那海岛就镶嵌在一片雾气腾腾的海洋之中。在这个年龄限内的女孩子是否都是性感少女呢？当然不是，否则我们这些深谙此道者，我们这些孤独的过客，我们这些恋色贪花之人，岂不早就癫狂了。漂亮不是标准，而粗俗，至少就一个特定的阶层而言，并不一定减损某些神秘的特性：惹人发狂的优雅，难以捉摸的、诡诈的、灵魂分裂的、阴险的诱惑力，这些都是使小仙女们有别于她们同代人的特性，那些同代人与即将出现的虚缈的时间之岛——洛丽塔，还有与她相似的女孩儿在上边嬉耍——比较而言，更无比依赖于此时存在的空间世界。在相同的年龄限度内，真正小仙女的数量，大大低于那些只是平淡的，或只是好看的，或“娇小可爱的”，甚或是“甜美迷人”、平常的、直率的、无拘无束的、皮肤冰冷的、有人味的小女孩的数量，她们鼓着小肚子，梳着小辫子，长大成人以后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出落成大美人。拿一群女学生或女童子军的照片给一位正人君子，让他从中挑选一张最漂亮的，他不一定会挑其中的小仙女。你必须是一个艺术家、一个狂人、一个无限忧郁的造物，你的欲望正冒着